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文 史 通 義

(三)

章 學 誠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義 通 史 文

(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史通義(三)

卷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旣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

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晉乃附侯國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害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

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義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義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叢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旣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旣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卽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學史論撰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

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旣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旣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惜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

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千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隲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

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尙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特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旣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

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卽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實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旣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

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旣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旣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溼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

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婚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謂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願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旣

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匯。按察之司。爲刑名總匯。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

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闕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卽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